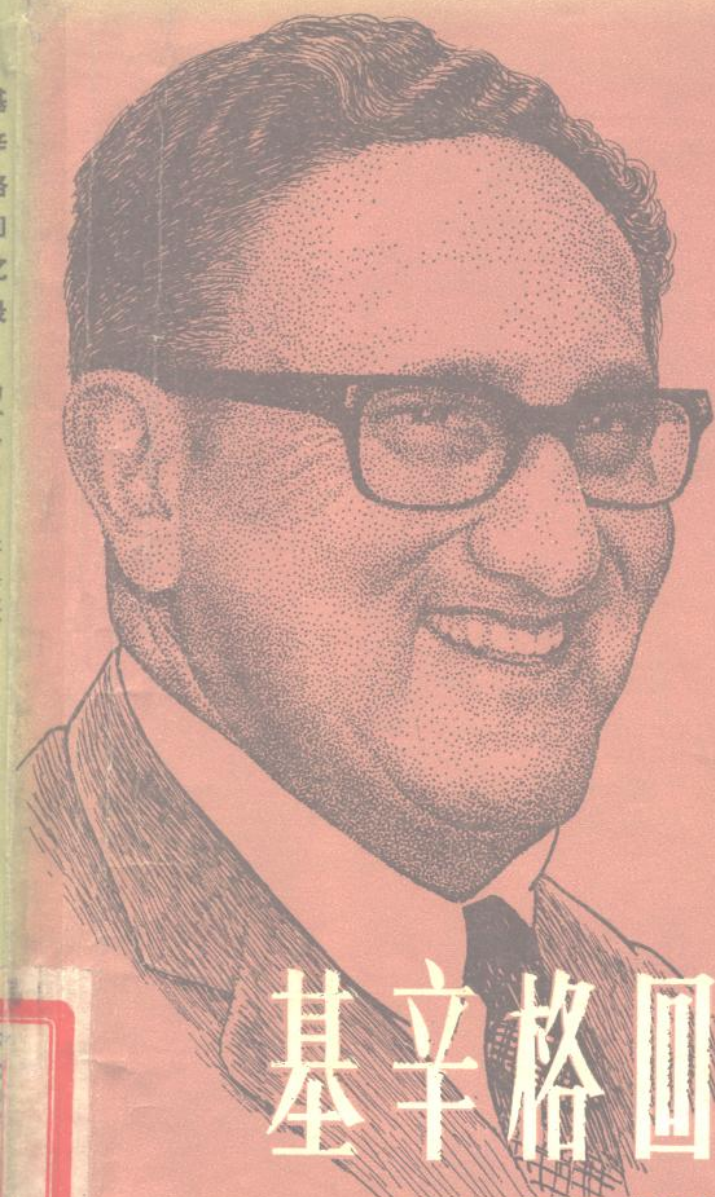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

1968—1973

(节译本)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

1968—1973

(节译本)

〔美〕亨利·基辛格著

刘觉侑 张 维

柴金如 译

李朝增 杨静予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79年·北京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 Toronto

本书根据美国《时代》杂志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八日和十五日三期摘要连载的《白宫岁月》译出。

基辛格回忆录

白宫岁月

1968—1973

(节译本)

〔美〕亨利·基辛格著

刘觉传 张 维

柴金如 译

李朝增 杨静予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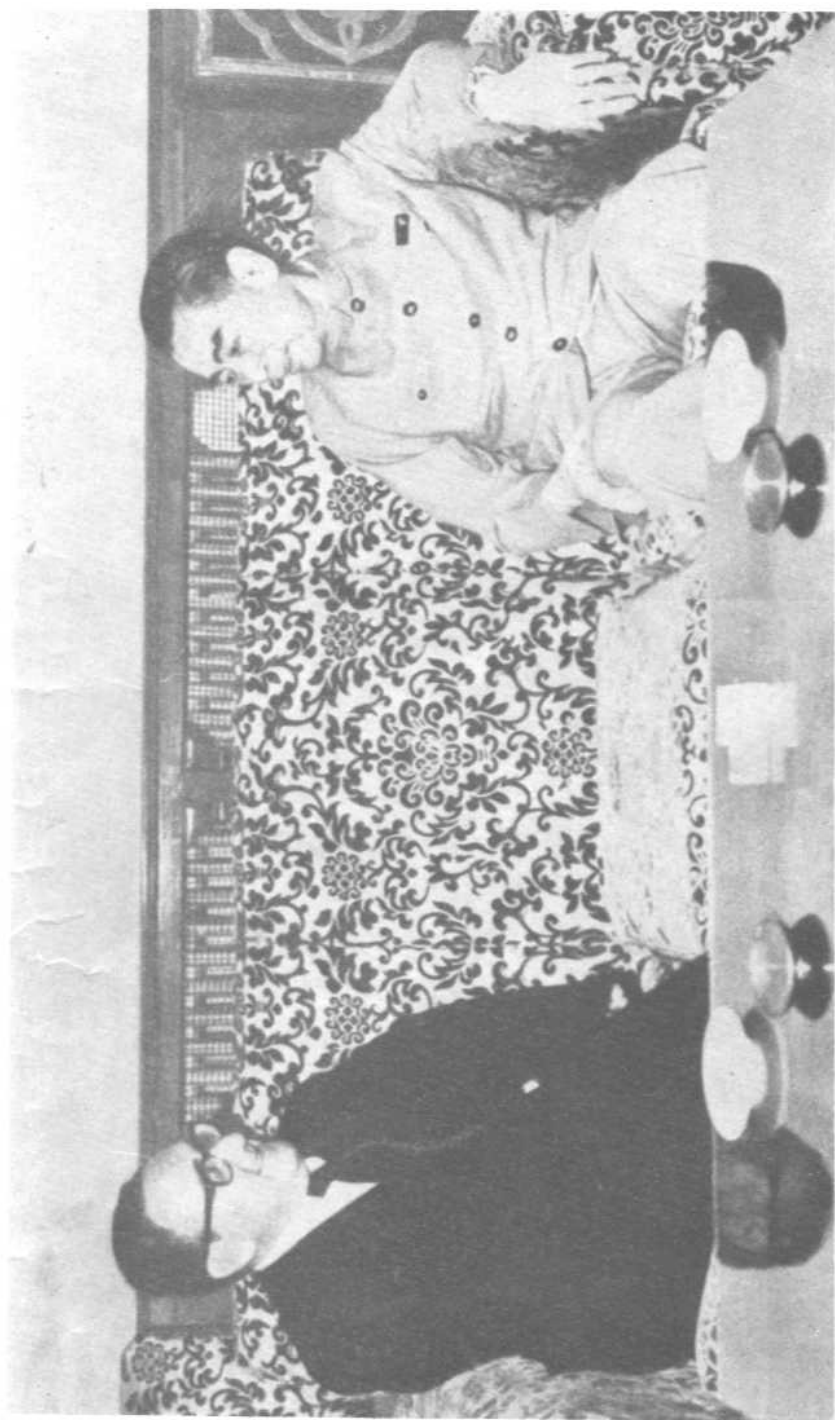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5 字数:89,000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100,000

书号:3003·1603 定价:0.55元

封面设计:孙 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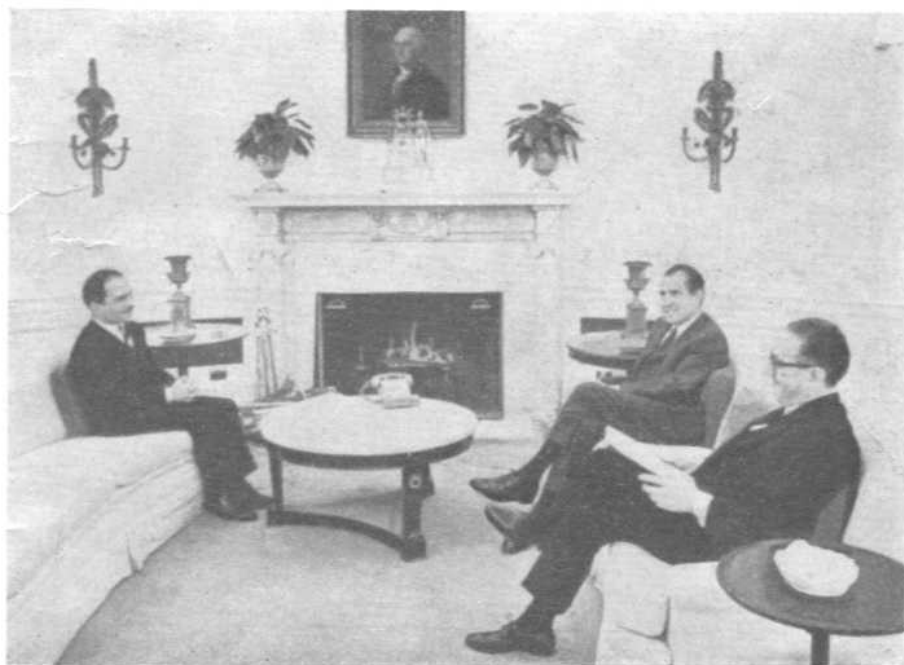
和周恩来会谈，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



我在白宫地下室办公室里办公，一九六九年五月。



一九七一年七月八日抵达巴基斯坦时，受到知道我去最终目的地的三个合作共事者的迎接。



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白宫，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



参观紫禁城。

译者的话

亨利·基辛格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七年一月曾先后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任内的国务卿。在任职期间，他参与制订美国的对外政策，并在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多次代表尼克松总统到国外进行谈判。他这本回忆录就是记载了当时的活动和内幕情况的。

《白宫岁月》是基辛格回忆录中已出版的第一卷，它分成四部分，内容包括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三年一月之间的历史事实和活动情况。该书出版后，许多國家的主要杂志和报纸都曾摘要连载。我们根据美国《时代》杂志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八日和十五日三期摘要连载的《白宫岁月》译出，以飨读者。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DB30/10

目 录

应召谕政	1
班子里的紧张状态	5
苏联之谜	8
面对面	10
莫斯科之行	11
尼克松在克里姆林宫	14
噪音器和窃听器	17
平衡动作	18
新闻嗅觉	20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21
亚历克赛·柯西金	22
安德烈·葛罗米柯	24
阿纳托利·多勃雷宁	26
在西恩富戈斯问题上的拙劣花招	28
对华关系	34
首脑会谈	35
先遣人员的轶事	41
“尤莱卡”	43
同一位巨人的谈话	45
在杭州爆发的一场冲突	50

周恩来	53
“孤独、苦闷的”尼克松	55
“没有选择的余地”	63
“秘密”轰炸	65
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	69
“基尔希曼将军”前往巴黎	72
一场更加广泛的战争	75
“没有中间道路”	78
河内的春季攻势	85
在海港布雷	88
尼克松的赌博	91
从僵持到突破	95
困难重重	98
“和平在望”	99
圣诞节轰炸	101
寿辰突破	105
伤心事	108
梅尔文·莱尔德	109
约翰·康纳利	110
那头水牛哪里去了？	111
军装的印象	112
搭桥	113
懊恼的牛仔	114
中东的运筹帷幄	116
叙利亚入侵	118

总险情	121
果尔达·梅厄	123
一边倒！印巴战争	125
进攻东巴	128
肢解西巴？	131
虚实莫测的边缘状态	134
伊朗国王	136
伊扎克·拉宾	137
快餐迷	138
基辛格论政治家修养	140
作出决定的艺术	140
小道和小报告	143
奉劝总统	144
正视危机和处理危机	145
夏尔·戴高乐	147
老烟鬼	148
换了人间	150
开端	152
扩展人类的视野	152

应召谘政

举行总统就职典礼那天，是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我就坐在新内阁成员的后面，眼望着林登·约翰逊最后一次在《向领袖致意》的乐曲声中从过道上走了出去。约翰逊像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苍鹰，傲然挺立，志不可侮，两眼注视着他再也无法登上的远方高峰。接着又是一阵吹奏，然后是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出场。他的下颌突出，略带蔑视的神态，但是他又似乎没有把握，好像连他自己也不能肯定已经真的当上了总统。他似乎兴高采烈。但是他也显得精疲力竭，就像在一场大比赛中把浑身力气都用尽了的马拉松运动员。和以往一样，很难断定尼克松真正欣赏的究竟是眼前这个场面，还是过去对这个场面的憧憬。

我对自己身临其境感到意外，这是可想而知的。我在政界的生涯都是和那些自认为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死敌的人在一起度过的。我在哈佛大学执教十余年，在那里的教授中间，对理查德·尼克松的蔑视是已成为定论的正统观念。而且，在我的一生中唯一对我影响最深的人，就是在争取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过程中两度被尼克松击败的纳尔逊·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和尼克松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不含有个人交恶的成分，这种个人交恶甚至超过为了争夺唯一的竞争目标而自然产生的那种感情。尼克松认为洛克菲勒是个以政治为业余活动、自私自利的人，他宁可毁掉他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且曾经是用恩赐态度对待过尼克松的传统势力的代表。洛克菲勒则认为尼克松是一个缺乏那种掌握我国命运所必需的远见和理想的投机分子。

在一九六八年，对尼克松的态度有许多我是同意的，虽然我并没有可以作为判断依据的直接证明。我出席了洛克菲勒向尼克松让贤的那次颇有丈夫气概的记者招待会，心里很不好受。

就在那个令人沮丧的日子之后几个月，当时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当选总统，我正在纽约市同洛克菲勒州长以及他的几位顾问共进午餐。我们在谈论，如果尼克松邀请洛克菲勒加入他的内阁，洛克菲勒应持什么态度。电话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打电话的人是尼克松的人事秘书德怀特·查平，他打断了洛克菲勒的战略会议，邀请我，而不是洛克菲勒去见尼克松。这件事尖锐地反映出洛克菲勒的政治生涯多么坎坷不平。

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十时，我来到设在皮埃尔饭店的尼克松临时总部。我料想当选总统可能要我谈谈对于他面临的政策问题有些什么看法。查平把我带到一间大会客室里，并告诉我说，当选总统一会儿就来。当时我并不知道尼克松会腼腆得那样令人难受。会见陌生人使他

感到莫名其妙地胆怯，尤其如果对方处在一种能够拒绝或反驳他的地位。正如他在进行这种任命之前所习惯做的那样，这时他可能正躲在隔壁房间里放松他的神经并重温他的讲话稿，这种讲话稿无疑地是记在他从未给来访者看过的一个黄色便条本上的。

尼克松最后走进了房间，作出很潇洒的样子，但是却掩盖不住他内心的极度紧张。他的话题是组织新政府。他对国务院很不放心。国务院的人员不效忠于他；他任副总统时，外事机构蔑视他的作用；他不担任公职后，外事机构立即不理睬他。他决心从白宫指挥对外政策。他认为决不能让中央情报局插手制订对外政策；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都是些名牌大学出身的自由主义分子，他们往往以客观分析为幌子推行自己的主张。接着，尼克松请我发表意见。

我回答说，外事机构过去对一位总统候选人或者甚至对一位副总统的表现，不应用来推断它对一位总统会采取的态度。无论如何，一位有主见的总统总是能够掌握对外政策的。关于中央情报局，我了解的情况太少，没有什么看法。我表示同意，需要有一种比较正式的制订政策过程。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那种繁文缛节应该避免，但是在我看来，某种新的连贯性和精确性似乎是必不可少的。

尼克松扼要地列举了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看法。他的看法深刻，很有见识，和我过去对他的印象若

二人，这深深打动了。他问我，在我看来，外交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我回答说，压倒一切的主要问题在于，要把我们的对外政策从时而异常乐观、时而惊慌失措的剧烈历史性摆动中解脱出来，从那种认为作出决定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癖性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政策必须和国家利益的某些基本原则有关；尽管总统易人，这些原则却要维持不变。

就在这个当口，尼克松的话变得不那么明确了。我的理解是，他问我是否在原则上准备参加他的政府，担任某种策划性的职务。我回答说，如果洛克菲勒州长在内阁任职，我将乐于充当他的工作人员。

现在回顾起来，我的回答显然使当时存在任命洛克菲勒的任何最小的可能性也消失了。理查德·尼克松无意要我作为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附庸参加他的政府。我后来才知道，对于尼克松来说，我吸引他的地方在于，我的任职会体现出尼克松有能力把一位哈佛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拉过去。我出身于洛克菲勒门下，使得这种前景更有意思。

第二天，我接到约翰·米切尔办公室打来的电话，约我去谈谈我在新政府中的职位问题。他并没有说明是什么职位。

我去时见到米切尔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抽烟斗。他为人自信，沉默寡言；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关于国家安全事务那个职务，你是怎样决定的？”

“我并不知道已经请我担任这个职务呀。”

米切尔支支吾吾地说道，“哎呀，我的天哪！他又把事搞糟了。”一面就走了出去。过了五分钟，他回来告诉我，当选总统要见我。

这一次尼克松的想法是明确的。请我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职务。当选总统重复讲了他的看法，中央情报局无能，国务院不可靠等等。因此，对于他想从白宫指挥对外政策的计划来说，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职务是至关重要的。

班子里的紧张状态

在我任职后几天，尼克松通知我，威廉·皮尔斯·罗杰斯将出任国务卿。他说，当罗杰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中任司法部长时，他和罗杰斯曾是密友，但是他们的关系后来疏远了。尼克松认为，罗杰斯对于外交是外行，而这恰恰是一个优点，因为这保证了白宫能够保住指挥对外政策的大权。尼克松又说，罗杰斯同时也是他所见过的最难对付、最冷酷无情、最自我中心和野心勃勃的人物之一。在谈判桌上，他会惹得苏联人发脾气。而且，“国务院的小后生们”还是放老实一点好，因为罗杰斯是容不得那些废话的。几乎没有一个国务卿是由于总统相信他不懂得对外政策才被选中的。

罗杰斯在五十年代是尼克松的朋友，而且他在心理

上一直认为自己是主要的伙伴。他不能真正懂得，现在他是居于从属地位。他更不能正视这种看法，即他之所以被任命，部分地是因为他的老朋友想和他调换一下位置。

由于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奇怪的轮换关系，我的地位得到加强。但是，我的地位显然只是这种关系的后果，而不是它的起因。尼克松从一开始就下决心要掌握最重要的谈判。在尼克松的整个任期内，当他在椭圆形办公室接见国宾并进行长时间谈话时，我是唯一在座的另一个美国人。

随着时间的消逝，总统，或者由我代表总统，在同关键的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越来越多地使用从白宫形势分析室绕过国务院而直接通向现场的渠道，也就是所谓小道。尼克松把敏感的谈判转移到白宫，直接掌握，以求亲自有所建树，并且避免他所厌烦的官僚机构的议论和惰性。一九七一年五月，直到正式公布之前七十二小时，国务卿才知道，使限制战略性武器会谈取得突破的，是通过白宫—克里姆林宫渠道所进行的谈判。一九七一年七月，只是在我已经上了出访的路之后，罗杰斯才知道我去中国进行秘密访问了。一九七二年四月，当罗杰斯在最后一分钟知道我要去莫斯科访问时，他表示反对。

真正观点上的分歧也造成了尼克松决策机构中的紧张状态。罗杰斯思想敏锐，擅于分析，而且很有见地。但是他的观点是战术性的。作为律师，他习惯于在问题发